

名家手笔

作者简介：

曾高飞，1974年生，湖南衡阳祁东人，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。北京大学客座教授、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、资深媒体人、策划人、新媒体运营专家、著名财经作家、文学家，共发表文学、新闻和财经作品6000多篇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生如夏花》《红尘欲望》《手机江湖》，财经作品《决胜话语权》、《产经风云》等十多种书籍，参与编剧电影《东方红一号》《山海经之九尾狐》、电视剧《一江明月碧琉璃》等。信奉“躺着思考，坐着写作，站着做人，跑着逐梦”，坚持左手财经，右手文学，用作品说话。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《每个人的故乡，都在流浪》，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《似水流年，家乡味道》、系列长篇小说《我们的70年代》第一部《挣扎的成长》、第二部《青春花开》等。



尝鲜

那天，一家人，早早起床，罕见地默契，为尝鲜憋足了劲，各司其职，各显其能。父亲挑了新收割的稻谷到半里外的碾米机房排队碾米；母亲从一个旧布包里抽出十来张角票到两三里外的镇上赶集买肉；我和哥哥带上鱼网，提上桶，去一里多外的小溪里捉鱼；姐姐和妹妹到村口的池塘，下水摸螺蛳。那一天，老天爷格外开恩，我们都没有空着手回来。

题记

人生是一个言、行、思不断重复的过程，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n次。从第二次之后的第n次，很容易让人健忘；然而，让人刻骨铭心，时常在某个时刻不由自主地想起的，往往是第一次。

半夜醒来，思考该写什么乡土散文了。突然想起那个销声匿迹了的农村习俗：尝鲜。这个习俗在记忆中就像那断了线的风筝，已经随着岁月的飓风飘远，似有若无了。赶紧百度，发现百度释义为：吃应市的新鲜食品。这个释义，佐证了自己那不靠谱的回忆：尝鲜在没有解决温饱时候的江南农村，确实曾经普遍存在过。

那时候人多粮少，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，一年有相当长一段日子，肚腹处在半空置状态，于是，美美地吃一顿饱饭就成为了一种奢望。尤其在早稻收割前，已经青黄不接相当一段时间了，靠野菜和照得见人影的稀饭度日，做稀饭的米，还是从劳动多，人口少的隔壁邻居家借的。

储谷的木柜，存米的铁桶，早就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一家人眼巴巴地盼着禾苗成长，抽穗，盼着稻谷由青变黄。有事没事都要到田埂上转悠，都在盼着稻谷成熟，盼着打禾，盼着颗粒归仓，盼着饱餐一顿，盼着缓解饥饿的滋味。

直到阳历六月底七月初，这个好日子才姗姗来迟。当然，填饱肚皮，没有天长地久，朝夕拥有，只有那一顿。所以，那一顿还有一个特别的称谓：尝鲜。尝鲜还有一些特殊的仪式。

尝鲜是早稻收割回来，碾出米来的当天，第一次吃那一年的新鲜大米饭，一般都放在晚上。晚上吃饱了，就可以美美地睡一觉，不会半夜就被饿醒。米是新米，吃陈米就不叫尝鲜，把鲜字亵渎了，是一年大忌。当然，陈米早就被吃光了。

那天，一家人，早早起床，罕见地默契，为尝鲜憋足了劲，各司其职，各显其能。父亲挑了新收割的稻谷到半里外的碾米机房排队碾米；母亲从一个旧布包里抽出十来张角票到两三里外的镇上赶集买肉；我和哥哥带上鱼网，提上桶，去一里多外的小溪里捉鱼；姐姐和妹妹到村口的池塘，下水摸螺蛳。那一天，老天爷格外开恩，我们都没有空着手回来。

父亲是最早一个出门，最后一个回来。他太阳出来了就挑担稻谷出去了，要太阳下山了才能挑着大米和糠回来，正好赶上做晚餐。

那天碾米房排满了人，村上只有那一个碾米的地方。家家户户都等着碾米尝鲜，队伍排得很长，碾米房外，遍地都是装满稻谷的箩筐。关系好的，可以插队，走后门。

碾米房伙伴的手艺是父亲教的，当年父亲在县农站工作，什么机器都会开，后来跟人争斗，落败了，被发配了回来，做回了农民。但父亲是老实人，又都是熟人，不好意思插队，就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候，哪怕他那个徒弟过来，主动要他排到前面，都被他拒绝了。

早稻米粗糙，做的饭坚硬，有点咯喉咙，难以下咽。但这种感觉是解决了温饱之后，吃惯了东北优质大米的现在，才意识到问题。那个时候，只要填饱肚皮就够了，哪还管那么多。

父亲踩着暮色，挑着白花花的米回来，全家早就在门口恭候多时了。去小锅内脏、挑螺蛳，洗辣椒，早就一切准备就绪，只等父亲挑米回来，淘米下锅，生火做饭。那时候灶是柴火灶，泥土砌的，有一排，有四个，共用一个烟囱：一个用来做饭，一个用来做菜，一个用来烧水，一个用来煮猪食。

从米下锅到做成熟饭，只要二十来分钟，炒菜也在同时进行。往往饭好了，菜也出锅，被端上桌了。

大家早就在盼着这一顿了，这一盼就是半年时间。那时候的农村，我们家只有在两个时候能够吃饱肚皮：一个是过年之后几天，一个是早晚稻收割回来之后的几天。此前此后，都处在半饥饿状态。

母亲做份量米，喜欢用双手捧。七口人，平时一顿三捧。最能吃的哥哥和最辛苦的父亲是两碗，其他人都是一碗，彼此心照不宣。现在，我们吃饭，或许只有一碗就够了。但那时候或在长身体，或劳动强度大，桌上也没那么多菜。七个人，桌上摆着的，也就两、三碗菜的样子，无外乎辣椒、茄子、丝瓜、苦瓜、白菜、萝卜，偶尔也有半碗酸菜炒小鱼虾或者螺蛳。

尝鲜那顿，母亲往锅里放了五六捧米，都快一人一捧了。饭煮了，揭开锅盖，可以看到，整个锅都被白花花的米饭挤满了。一家人，过年过节那样热热闹闹，没有打闹，喝斥，充满喜庆，一片祥和。

桌上摆着的，除了我和哥哥捉的鱼，姐姐妹妹摸的螺蛳，还有母亲从镇上买回来的肥肉煎油后剩下的油渣和油豆腐不多，与新辣椒炒在一起，刚好一碗，当然是辣椒多，油渣和油豆腐少。但这一顿，已经是一年中罕见地丰盛了，桌上有五六个菜，仅次于过年、过节（一般过端午和中秋）和父亲过生日的规格了。

菜在桌中间，桌边摆着一溜儿白花花的米饭，散发出阵阵饭香，让人眼热心跳，口水直咽。尝鲜不能马上开吃，还有隆重的仪式。

第一步祭灶，先让灶王爷（灶神）过把瘾。估计那年月，灶王爷也是饿坏了。把菜重新端进厨房，在灶上一字儿排开，饭只端一碗。取来筷子，搁在碗上。一家人在灶前排开，向灶王爷三作揖，恭恭敬敬地请灶王爷吃饭。灶王爷吃饭有点慢，这个过程要三五分钟之久。我们早就等不及了，但没办法，只能憋着，流着口水。

那时候江南农村祭灶，一年往往有两次。一次是小年，一次是尝鲜。那时候，小小的心思琢磨：我们吃不饱，灶王爷也吃不饱，甚至比我们更可怜，我们有一日三餐，能不能吃饱，吃什么无所谓，但灶王爷一年只有两次吃饭的机会。据说，如果尝鲜不祭灶，灶王爷就记恨了，让你饭都煮不熟。第二步是祭祖，感谢祖先的保佑。其实，我想，祖先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保佑我们的，因为我们都饿着，那滋味可真不好受。

终于等到这两步做完了，轮到我们开吃了。

这个时候，其实饭菜都凉了。但这不影响我们的胃口，大家狼吞虎咽，斯文扫地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母亲形容说，我们第一碗饭是倒进肚里去的，不知道饭是什么味儿，菜是什么味儿。那五六碗菜，在第一碗饭吃完，我们也没明白是咸是淡。

只有到吃第二碗了，大家才放慢速度，开始慢慢咀嚼，细细品味。那一顿，我们都能吃上两碗饭，份量更大的哥哥，可能要吃上三四碗。

那饭是真香甜，那菜是真可口。尝鲜那一顿确实是吃好了，肚皮滚圆滚圆，像一只进食后的青蛙，觉也睡得格外香甜，直到自然醒。

现在，这种尝鲜仪式没有人记得了，祭灶也只剩下过小年那一天。

为什么有尝鲜，在这篇文章结束之际，我才想明白：尝鲜原来是那时候江南农村，趁早稻丰收之际，找个借口，让一家人美美地吃顿饱饭！

小宋却养了一辈子羊。如今六十多岁了，还在养。由小宋到老宋，中间隔着好几百头小白和有劲，隔着几十年深深浅浅的时光。老宋每天早晨带着羊出门，傍晚带着羊回来。一群羊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。多时四五十头，少时二三十头，编成羊军也够了一个排。早晨老宋把栅栏门一开，羊们就蜂拥而出。老宋殿后。傍晚羊们吃饱喝足，腆着肚子，四方步有些凌乱。老宋也殿后。

老宋还是小宋的时候，村里的羊信多，年龄不一，有几岁孩童，也有八旬老人，可以坐满一口教室。田埂上高坡上羊处处可见。放羊的人聚在一起斗

板车，对现在的孩子而言比较陌生，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，却记忆犹新。在我们的孩提时代，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，除了每天一趟的班车，短途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板车。

十二岁那年，我小学毕业，全区（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处，当时教子埭区公所下辖6个乡镇）统一招生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到中庸二初中尖子班（当时全校只有高中部，从我们那届开始，择优录取初中生，就一个班，45名学生），全家都很高兴，我也挺自豪的。从此，踏上了漫漫求学之路。由于交通不便，每周星期六回家和星期天上学，都得步行。我居住的桥头乡到教子埭二中，有十七八公里，从小体质不好，加之年纪小，每次肩挑或背负行李都很吃力。怎么办？那时每个乡都有供销社，供销社每天用板车向区公所送货物，于是，我便惦记上了供销社的板车。

当时桥头供销社拖板车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赵董子，一个是刘沓皮。董子五短三粗，平时不笑，驼着背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刘沓皮瘦长黑皮的，不时地掉鼻涕，但人和善。他们每天中午把货物捆绑好了以后准时出发。我瞅准时机，每次星期天早早吃完中饭，便邀儿时的伙伴也是同班同学田二跟就随着他们同行。

我们试着接近刘沓皮（董子样子凶，不敢靠近），主要的做法就是上坡时帮他推车，人说一个鸡公四两力，久而久之，刘沓皮感受到了我们的存在，便答应把我们的行李放在车上。这样我们便轻松了不少。

那时人小力气也小，只是肯卖力，有时还和刘沓皮扯扯白话，也减少了一路的寂寞和艰辛。渐渐的，刘沓皮也和我们越来越熟了，到后来，我们不用再套套就直接把行李放车上

历史影册

板车

□覃勇

从桥头到教子埭，有十几个上下坡。平时上坡和平路都还好，我们可以跟着刘沓皮的板车渐行渐近，但一到下坡，我们就惨了，别管刘沓皮人长得不咋样，一年四季鼻涕长流，却是推拖板车的高手。一遇下坡，便是他最轻松最畅快的时候，他任凭板车自由滑行，时而双脚腾空，时而脚尖点地，像是草原上奔腾的野马，煞是潇洒豪迈。偶尔还从喉咙里发出类似狼嚎的声音，甚是自在得意。多年以后，我甚至都一直以为，那就是属于刘沓皮的劳动号子。

刘沓皮是畅快了，我们就遭罪了，跟不上啊，既使小跑也赶不上。尤其是夏天，我们跑得血背心。往往是刘沓皮一溜烟地奔过去了，我们跟着屁股后面追，两个弯一转，影子都瞧不见了。待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上去，刘沓皮已蹲在路边上抽完一袋旱烟了。

刘沓皮瞧我们累得够呛，看在我们帮忙推车上坡的份上，终于答应下坡的时候同意我们坐在车上，和他一起狂奔。我们那个开心哟，不知比现在坐自家小车的感觉享受多少倍，再也不用跑得血背心了。

凡事有喜就有忧。能坐着板车下坡自然是轻松多了，可危险也大。板车的刹车就是车身下面绑的一根木棒，下坡车速太快时，刘沓皮就把车头昂起来，靠木棒与路面的摩擦来减



纵马 韦森兴 摄



平凡人生

村庄里的羊事

□赵传兴

强子割草回来，来到泡桐树下，却不见了他的小白和有劲。小白是一头小水羊，皮毛白暂，温顺娴静。有劲是一头小骚结子（公羊），虎头虎脑，憨憨实实。强子把装满青草的荆条篮子放下，左瞧右顾，又咩咩连唤了几声，不见小白和有劲回答。强子感觉不妙，飞跑到家里，娘在纳鞋底，大粗针正在头发上摩擦。强子问娘：我的小白和有劲呢？娘不看他，说：卖了，快开学了，给你买个新书包。强子大哭，叫喊着：我不要新书包，我要小白，我要有劲！娘不理他，依旧纳着鞋底。

强子跑出来，往南边的路上跑，却听得东边一声惨叫：咩，是有劲，接着又是一声。那是有劲在喊他。强子改变了方向，向东跑。果然收羊的人还没走，小白和有劲在自行车后座的铁笼子里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。强子拦住车头，要把羊从车上拽下来。收羊人拦阻，被强子猛地一撞，打了个趔趄。强子哭喊着跳着疯狂地拉羊，掰铁笼。收羊人一时也呆了，手足无措。强子娘把八十块钱递回到收羊人手里，语含抱歉地说：不卖了，不卖了。

小白和有劲是强子喂的最后两头羊。此后，强子再不喂羊。喂羊，每年都有离别，都有疼痛的那一天，强子伤不起。

小宋却养了一辈子羊。如今六十多岁了，还在养。由小宋到老宋，中间隔着好几百头小白和有劲，隔着几十年深深浅浅的时光。老宋每天早晨带着羊出门，傍晚带着羊回来。一群羊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。多时四五十头，少时二三十头，编成羊军也够了一个排。早晨老宋把栅栏门一开，羊们就蜂拥而出。老宋殿后。傍晚羊们吃饱喝足，腆着肚子，四方步有些凌乱。老宋也殿后。

老宋还是小宋的时候，村里的羊信多，年龄不一，有几岁孩童，也有八旬老人，可以坐满一口教室。田埂上高坡上羊处处可见。放羊的人聚在一起斗

斗，下周六棋。有时一抬头就能看见有小骚结在斗头。两头小骚结因为一把青草，或是因为一头漂亮的小水羊，话不投机不惜兵戎相见。角是它们锐利的武器。你抵过来，它抵过去，互不服输。战斗持续几分钟到十几二十分钟，有时不分胜负，有时一方妥协，落荒而逃。

那时村里羊也多。你家三头，他家五头。聚在一起，在村外高高的堤坝坡上，就成了庞大的羊群，卧在地上就是满坡耀眼的白花朵朵，走动起来就是飞翔的白云片片，点缀着、装饰着田野循环往复的春夏秋冬。

老宋还是大宋的时候，曾被时光的洪流裹挟去了南方。去南方的人群也如外出觅食的羊群，羊群里有不少村里的羊信，他们走了，村子里的羊就少了一多半。大宋时时把自己当成一只羊，在城里觅食的羊。离家数千里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大宋想老婆，想孩子，想亲人，也想羊，耳边经常有羊在叫他。今天叫几声，明天叫几声，就硬生生把大宋喊回来了。

老宋每年都与羊有新遇，有离别。羊是容易与人产生感情的生灵，离别不嫌疼吗？宁愿疼，也要拥有和羊在一起的欢喜。它们都是孩子，饿了就来喊你，三餐饭都依赖你，你就有了一份爱，一份责任。

老宋在田里遇到一位老友，多聊了两句，一只不语世事的骚结子跑到了田埂上。老宋赶紧慢慢赶它撵回来，却没能让他逃脱死亡的命运，它吃了打了剧毒农药的黄豆了。这成了老宋时常的痛，恒久的愧疚，从此再不敢离开羊群半步。

老宋一天也离不开羊。羊真是拴人，老宋走亲戚的时间都没有。春夏秋他带领羊群去田野吃大餐，冬天他带领羊们到田野遛弯。冬天羊的伙食他早已准备好了：芋头秧，花生秧，黄豆秸，他堆了满满一屋子。羊信，是老宋一生最成功的事业。

古风新韵

宋明聪诗词

蝶恋花

花有春意花满楼。楼前流水，携花未敢休。满眼风光留不住。最是骤雨多乍收。一纸新词忆从头。争奈飞鸿，过尽几自侬。殷勤生涯问行舟。人间何处寄蜉蝣。

蝶恋花 霜降

此心长是怀东君。霜降时节，奈何冷相侵。凛寒十分雨二分。八分冷语几断魂。休说聊可拟星辰。两点清泪，更兼风与尘。若道岁月有回轮。抵死不悔为卿焚。

李玉姣诗词

浣溪沙 萤火虫

几点流萤沐晚凉。提灯兀自送昏黄。翩翩飞过那高墙。架上秋千空弄影，案头杯盏正流香。清辉不扰读书郎。

西江月 清寒暗许那桃花

才品杯中陈酿，又思岭上新茶。一书一砚伴卿家，坐爱溪山如画。酥雨亭台寻梦，晓风水榭催芽。清寒暗许那桃花，怎个红尘优雅。

卜算子 扯片霞衣作嫁衣

晓雾吐寒凉，落日窥云帐。过雀栖枝不想飞，啄羽吟吟唱。我笑小精灵，好个羞模样。扯片霞衣作嫁衣，兀自惶惶望。

风入松 老家 斜阳又照谁家院？

墙头绿柳似含烟，绿了窗前。斜阳又照谁家院？鸡犬闻、灶火耕烟。半亩荷钱小小，一篱青果圆圆。村居时有鸟喧喧。醉了心弦。那汪老井成心念，清如许，胜却流泉。木桶颤悠岁月，肩头系住流年。

春从天上来 笔底式煞情浓

浅碧新红。弄几许娇容，醉了东风。看那青柳，莞尔谦恭。临水学那渔翁。钓三分闲静，一分恬、八面玲珑。小船儿，悠悠水上，惊起飞鸿。长堤暗香浮动，忆往事烟云，如幻空濛。心悻梅开，柔情深种，笔底式煞情浓。把些些心事，千万缕、解作情衷。太匆匆。叹水东流去，缘去难逢。